

D R E A M

T R A V E L S

梦游

艺术在天上

黄 药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 M T R A V E L S

艺术在天上
ART IN THE S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游：艺术在天上 / 黄药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33-1282-0

I. ①梦… II. ①黄… III. ①艺术—随笔—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3087号

梦游——艺术在天上

黄药 著

特约编辑：武继宇

责任编辑：程 鹏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陈德清 黄 飞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恒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 张：11.75

字 数：50千字

版 次：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282-0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自序】

眼睛一闭一睁转眼五十五年，扳扳手指头算算，已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伴随着比我大九岁的新中国一路至今，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改变，像似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过去和今天仿佛只相隔在一夜之间。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如今衣食无愁，且在奢侈消费方面赶起了西方，这期间的变化只用了短短二十多载春秋。然而，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意识形态在面对经济大爆发汹涌袭来时却显示出了它的无所适从。丧心病狂的拜物主义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裂变，真与善的道德版本被改写，精神信仰丧失，人们变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然而这一突如其来的繁荣昌盛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精神与肉体的背离，造成多数人心理上的不安，神经上的焦虑，精神上的迷失。这恰恰道出了一句老话：“物质代替不了精神，金钱换不来真实。”

从内心里我渴望时光倒流，重新回到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简单而快乐，简单到捡到一分钱都要交给公安员，吃上一顿红烧肉，穿上一件新衣服，就很满足，很开心。人嘛，就那点东西，要的太多会撑死的，还是简单点，欲望越少幸福指数就越高。

我从小没想过将来要当艺术家，只想去当兵，去前线打仗，和敌人拼刺刀，肉搏，那才叫男人。那个时代率真无邪，激情四射，一根筋地为着一个梦想笔直走到底。但人生的梦想与现实总是阴差阳错。如今不知怎么套上了个艺术家帽子，不，其实就是画家（艺术家是被社会习惯了的称呼）。在正常的体系里实质上是没艺术

家的，称为画家较为客观。所谓画家就是在家里画画或在体制内大家庭里画画，利用自我技能谋生的手段或为身份贴上一种标签罢了。但为此而牺牲的残酷代价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被驯化，被洗脑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自我及个性。事实上，真正的艺术存在于所有的系统之外。艺术不是一种专业或职业，更不是像狗一样为了讨好政治主人或献媚买家。艺术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待生活的感受，是一种走近自然的神性体验。

2007年，我得知一位名叫谷丫的中年女子，是来自云南宜良县古城乡的农民，从没学过画，她在2006年9月拿着自己三年来苦心创作的绘画来到昆明。让人们意想不到的，她的出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专家说仅凭谷丫的能力不可能画出类似星象、人脑结构这么复杂的图案，人们甚至猜测这是谷丫接受了外星人的信息，所以她才会突然之间掌握了绘画艺术。

另一位陕西人郭凤怡，也从没学过画，平时在家看孩子、做家务，闲的时候才去画画，她说过：“我画画自由自在就行，画画的时候，心里很高兴，我的画是生长的画，它们是有生命的，信息来自天上，一切随天意。”还有一位被称呼为“梵高奶奶”的七十四岁的农村老太太，从未出过远门，一生不识字，也没有学过绘画，却一画惊人。她的画带给人们惊喜，也点燃了所有都市人压抑心中的忧愁。她不是在用材料和技术展示艺术，而是在用心，用一颗率性而为、清澈干净的心，真实而朴拙地表达了接近自然、返璞归真的灵性。像这样的界外艺术家比比皆是，但系统内却不予理解，甚至排斥他们。其实结论不言而喻：一个（界内）在面对世俗，一个（界外）在面对上天。

我反复试图抛掉所有的技术框框、美学障碍和世俗干扰，努

力实现回到心境干净的初始阶段，回到大自然的身边，但现实中回去之路是多么的艰难，唯有闭上眼睛在梦中才能有所希望。

我喜欢梦，喜欢梦的幻境，在宇宙的东边有一个梦的世界，那里才像是人活着的地方，那里平等、自由，那里没有制度，没有权势，没有斗争。我相信银河的对岸就是那个梦的天堂，在那里大家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喜爱的去做，没有约束，没有压力。我相信在世界的尽头有一片艺术的净土，人人都是艺术家而不再做金钱的奴隶。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有一座梦的宝塔，只有用一把心灵的钥匙才能开启上天赋予的智慧和灵性之门。

我常常独自在梦里有这种美轮美奂的感觉，我希望梦一直能延续下去，我不想再醒来。因生命太脆弱，时间太无情，任何现实对时间而言都是一种虚拟，所有的一切都将随着时间而快速流逝。生命最终能留下什么？恐怕也只有零碎的记忆。如果哪天记忆消失了，一切也都化为乌有。人生就像一场梦，一天的梦结束后还可以开始第二天的梦，而人生的梦结束后，下一场梦又在哪里呢？生命的归属是否只是一次偶然的发生，一场游戏，一段梦游，一趟寻找灵魂的历程？

黄 药

2013年春写于南京药艺术馆

当代艺术的一个另类标本

药艺术的个人史

文/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编）

1986年的“晒太阳”艺术活动是南京当代艺术的原点，虽然比北京的星星画展、重庆的野草画展晚了五六年的光景，但它依然是不可磨灭的、写入当代艺术史中的记忆。

黄药是晒太阳的重要参与者之一。2009年，他与另外一位发起人郭海平编纂了《晒太阳：跨越二十年的艺术行动》，首次以完整文献的形式将南京当代艺术的重要历程予以展现。

郭海平回忆说：“我和黄药找来半块南京明城墙的城砖，一起在上面雕刻‘晒太阳’印章。那时，没钱印海报，自己动手，先是雕刻好30×30公分大的印章，再用大红色颜料将‘晒太阳’三个大字一幅幅地印在对开的纸上。”这是他们当年制作“晒太阳”海报的全过程。

部分参与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晒太阳”当日，上千名学院内外的艺术家们，三三两两地用自行车、三轮车将作品运进公园。为了预防大批作品进公园受阻，还联系了环卫所的专用汽车，分批将作品偷偷运进玄武湖公园。

一些艺术家回忆起来仍很激动：“两百米的樱洲长廊一下子布满了形形色色的作品，各种装置、雕塑也分布在开阔的草坪上。”大家沐浴在阳光下，尽情地交流和游玩，气氛无比轻松和自由。这在集体主义的1980年代，显得分外难得。

这个展览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媒体反响，即便今天看来，这个活动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开放，充满民主和自由的气息。黄药和郭海平说：“它没有门槛，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没有门派之争，没有传统与前卫之分，只要你有热情，都非常欢迎。”

次年，黄药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艺术学士学位。“晒太阳”的艺术行为在他的人生之路上烙下深刻的印记，此后，他再也没能摆脱“艺术的方式”。

随着1980年代晚期的出国潮，黄药孤身一人来到美国，1992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州立大学艺术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美国从事艺术活动。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描述的故事一样，他也学会了大量的谋生本事。“经常不上课，也不绘画，做生意，想着怎么赚钱。”到了2003年，在有了足够多的阅历，弄懂了西方人是如何从事商业与艺术之后，他回到了出生地南京，仍然是流浪汉的打扮，穿着波希米亚的装束：土黄色军装上衣，蓝色工装裤。实际上他此时已积累了足够下半辈子生活的财富，但却完全没有成功人士的样子。

此时，中国当代艺术方兴未艾，但如何接纳他，谁来接纳他，居然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眼界与视界都完全不一样了，所反映的主旨也起了变化。“西方人在面对生命、宇宙创作主题，西方人受超人哲学的影响，有一种狂人思维。”黄药说，中国的艺术却还在反映意识形态、社会当下的现实性等相关问题。

因此，当他自称为“通灵艺术家”、“能与外星生命对话的艺术家”时，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力和哲人王思想影响下的艺术狂想，实在不是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艺术生态能够接受的，此种类型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被认定为“精神分裂”、“妄想症”、缺乏自我认知。但颇有意味的是，这种人在艺术与诗歌圈子里从来不缺，也从来都是良莠不齐地存在着。

在这种对生命异于常人的“癫狂”状态中，黄药创作了“招魂”、“梦游”、“通天”三个系列作品。“招魂”系列的灵感来源于“山鬼”，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楚辞》中，山鬼是个优美动人的女鬼形象，在山中约会她的情人。元遗山也有名句“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黄药是在南京古城墙定淮门一带所在的药美术馆想到这些意象的。那里的夜晚富有诗意而安静，夜籁人定之时，也容易有不祥的念头发生。他连续几个夜晚疯狂地在油画布上创作，最后产生的“招魂”却很是令人不适：在艺术的变形与夸张中，类似于显微镜下各种细胞形状的聚合物出现了，它们形成一个巨大的包裹状的球体，也许是卵泡，也许不是，谁知道呢？或许不过是一些莫可名状的、不规则的念头随机发挥，只是抽象的一堆线头？总之，这些作品带来了不适，绝对称不上美，但也不难看，用一种西方的观念把东方的文化情景抽离干净，最后剩下来这些“球状物”。

在“通天”和“梦游”系列作品中，也依然可以看到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在他身上施加的影响，他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西方的技艺来实现自己的玄冥野心。但十分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具有好的“卖相”，它们不为人理解，惨遭搁置。黄药曾试图说服他的一些朋友作为经纪人，售出这些作品，但显然这样的构想仍然停留于构想，热火朝天投奔物质主义的中国人没有耐心读懂艺术家“疯狂的大脑”中究竟想说明什么。

但黄药似乎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追求，没有放弃他对通灵、宇宙

与生命的好奇心。一方面他慢慢适应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他搞清楚了当下中国人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和事物，并渐渐地向之倾斜。他在调整自己，以适合于这个国情和艺术生态；另一方面，他建立起自己的一个艺术生态圈：回国后，他在南京开办了颇具民间影响力的药美术馆，并成功吸引了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前来拍摄。为此他在三天内召集了“晒太阳”群体的“旧友”们，举办了“清明”艺术展。在这个展览中，南京艺术家们各显其能，有的从旧货市场改造了一些现成品的装置艺术，有的将自己的精子装在瓶子里埋在地下，命名为“野种”。黄药还叫来了锣鼓队和许多模特，这让熟悉西方艺术的拍摄者们兴奋不已。而南京当代艺术群体也因为这此拍摄，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此后，他们连续做了《抗生素》、《激素》等具有指向性意义的展览，随后他们便被批评家命名为“疗伤系”艺术群体。在一系列的艺术事件策划中，黄药从“海归”时的默默无闻，逐渐跻身于一个不同于当代艺术谱系的另类谱系。

在中国，艺术家的晋升之路并不容易，他们需要来自于学术、市场、收藏和媒体四个方面的认可。要么，艺术学徒们从学院开始起步，成为职业艺术家之后，等待收藏家、批评家、媒体人和画廊的挑选，正如上帝“检选”他的子民。要么，要熟悉中国话语场上的一切事务，能够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周旋，像“庖丁解牛”一样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良性道路。但这些都不适合黄药，他是八五美术新潮中的闯将，又有镀金的留洋身份，并且，他有优渥的资金和社会人脉，他唯一想选择的是，用一种“艺术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实践。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黄药将自己空降到了北京宋庄。他生活于南京和北京两地，他不大与那些艺术宠儿来往，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光鲜的、场面上的世界。而他在暗暗推动自己的艺术企图：他在宋庄又创

办了一家药美术馆，甚至他与达明赫斯特的策展人联合举办了一个国际艺术展。他创办了一本名为《中国艺术新闻周刊》的杂志，但维持了两年之后，这本杂志就不复存在了。转而，他以图书出版的形式推出了“药艺术文库”，一步步以艺术文献的方式推出了南京重量级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观念。至此，黄药从艺术家进而到策展人，全方位地活跃于艺术圈了。

但他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另一类型的艺术作品。截然不同于通灵或与外星生命对话，他的另一类型不乏现实关怀，也非常“接地气”，甚是适合或讨好于中国国情。这或许是在某种意义上作出的妥协，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中国方式。

2009年，参与北京首届798艺术双年展的作品“流动药房”，是一个很受人瞩目的作品。他和合作者开着一辆中巴车，从南京开往北京，沿途为市民们送药，并征集抗忧郁方案，他们用故事和影像记录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意外的遭遇。

此外，他还在一些行为和装置上不断发声：他的《北京烤鸭》在吊着的烤鸭身上插满烟头，此后他将这一作品延伸，将烟头放到自己的嘴巴里；他也将猪头钉到画布上。总之他和动物似乎过不去。还有一次，他将文身师请来，在女人的身上刺上纪念南京某个重要事件的字样，引来了不少媒体的曝光；他也在户外做一些行为，为南京祈福、倒立等等。有些作品易于理解，有些作品则晦涩难懂，有点像他带南京口音的普通话，你必须努力去适应。

显然，这是黄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他的所有努力，除了让自己以“艺术的方式”得到巨大的快乐与享受之外，他也试图能在当代艺

术的谱系之中，开垦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谱系。这也是他取名“药”的缘故。他本名“黄跃”，后来改名叫“黄药”，他的美术馆叫“药美术馆”，他属于“疗伤系艺术群体”。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治疗方式，也是一种疗伤的方式，而南京是一个充满“伤与感”的城市。

现在，江湖上都叫他“黄药师”，他每次出手，都引来各种刮目相看的意见，这些意见与争论从未统一过，但也从未影响过他自己的判断。与许多艺术家一样，他试图表达和觉醒；但也与许多艺术家不一样，他竟然蹚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时光倒流

/03

第一章

寻找灵魂出口

/51

第二章

自我疗伤

/81

第三章

艺术在天上

/153

第四章

时光倒流

/03

第一章

寻找灵魂出口

/51

第二章

自我疗伤

/81

第三章

艺术在天上

/153

第四章

第一章
时光倒流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当时的政治国情紧密联系的。你的个性是共产的，你的信仰要指向领袖，精神自由就要被强权思想所剥夺。和我同时代经历的人们，一同走过了六个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两千年至今)。这段历程经历了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学军；七十年代的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特色道路，六四事件，出国留学潮；九十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经商浪潮；新千年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信息化革命。这短短的六个年代历史，从政治，社会，生活，物质，意识，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乃如N次大地震，地覆天翻。而身处这历史一次又一次变动中的人们，个个都像演员一样扮演着不同场戏中的不同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深深地烙印了特殊的符号和内心的伤痕。虽然时代带给我们很多挫折和不幸，但可以欣慰地说，这样的曲折生命历程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可重演的。生命的过程是苦是甜，是喜是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潜能和质量能否得到一次全面的体验和发酵。无论如何要感谢这段历史赋予每一个生命内在的真实和不同寻常的梦幻之游。

